

RAYMOND
CHANDLER

雷蒙德·钱德勒作品

湖底女人

[美] 雷蒙德·钱德勒 著 顾真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RAYMOND CHANDLER

雷蒙德·钱德勒作品

THE LADY IN THE LAKE

湖底女人

[美] 雷蒙德·钱德勒 著 顾真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湖底女人 / (美) 雷蒙德·钱德勒 (Raymond Chandler)

著; 顾真译. 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7. 6

(雷蒙德·钱德勒作品)

书名原文: The Lady in the Lake

ISBN 978-7-5327-7346-6

I. ①湖… II. ①雷… ②顾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11037 号

Raymond Chandler

The Lady in the Lake

湖底女人

[美]雷蒙德·钱德勒 / 著 顾真 / 译

策划 / 冯涛 责任编辑 / 宋金 装帧设计 / 张志全工作室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6.5 插页 6 字数 121,000

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-6,000 册

ISBN 978-7-5327-7346-6 / I · 4478

定价: 40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: 021-37910000

特雷劳尔大楼自始至终都在橄榄街西侧，靠近第六大道。楼前的人行道铺的是黑白相间的橡胶砖。他们正把砖块挖起来交给市政府。一个不戴帽子、形容苍白、一副大楼管理员面相的男人，痛心地看着这项工事。

我经过他身边，穿越一条两旁林立着专卖店的拱廊，走进一间黑金相间的气派大厅。吉勒雷恩公司在七楼，临街，裹着白金色的双层玻璃弹簧门后便是了。会客厅里是中式地毯，暗银色墙面，有棱有角的精巧家具，线条分明、带基座的闪亮几何雕塑，一个高大的三角形展示柜摆在墙角。层层阶阶、方方隅隅的光亮玻璃镜上，好似汇集了天底下最别致的瓶子、盒子。这里有每个季节、每种场合用的乳液，粉霜，香皂和花露水。盛香水的，有细长的玻璃瓶，仿佛呼一口气就能吹倒，有绑着缎面蝴蝶结的浅色小瓶，活像舞蹈课上的小姑娘。精品在一只矮胖的琥珀色瓶里，量似乎很少，简单朴素。它兀立中央，齐眼高，周边空荡荡，标签上是“皇家吉勒雷恩，香水中的香槟”。来一瓶准没错。往你喉头的凹陷处滴上一滴，成对的粉色珍珠便会如夏日骤雨一般落到你身上。

远处角落里的电话转接机前，坐着个小巧匀称的金发妞。她身前有栏杆，坏人没法靠近。与门一直线的平坦桌子后面，是个高挑苗条的黑发可人儿，看斜放在桌上的凸印名牌，她叫艾德丽安·弗洛姆塞特小姐。

她身穿铁灰色套装，里面是深蓝衬衫和颜色稍浅的男式领带。胸前口袋里露出叠好的手帕，边角锋利得都能切开面包。她戴一只环扣手

镯，别无多余的首饰。深色头发中分，波浪下垂，松弛却并不随便。她的皮肤光滑白皙，眉头很是严肃，乌黑的大眼睛宛如在说，若是赶上对的时间对的地点，它们是可以热乎起来的。

我把边角不带冲锋枪标志的那款低调的名片放到她桌上，要求见德雷斯·金斯利先生。她朝卡片看看，说：“有预约吗？”

“没有预约。”

“没有预约，要见金斯利先生是很难的。”

我无从表示异议。

“是什么性质的事呢，马洛先生？”

“私事。”

“懂了。金斯利先生认得您吗，马洛先生？”

“不认得。他也许听说过我。你就说我是从姆吉中尉那儿来的吧。”

“那金斯利先生认得姆吉中尉吗？”

她把我的名片放在一堆新打好的信笺抬头旁。她向后一靠，一条手臂搁在桌上，用一支短小的金色铅笔轻轻敲打着。

我冲她笑笑。那电话转接机前的金发小姐竖起贝壳似的耳朵，轻浮一笑。她看样子很想玩乐，快坐不住却又没啥自信，就像屋里一只不受重视的陌生小猫。

“我是希望他俩认识，”我说，“不过最好的办法是去问问他，问了就知道了。”

她飞快地签了三个信封，免得忍不住拿笔架扔我。再说话时头也没抬。

“金斯利先生在开会。有机会我会把您的名片给他。”

我谢了她，过去坐在一把镀铬皮椅上。这椅子坐着可比看着舒服多了。时间慢慢过去，场面一片寂静。没人进出。弗洛姆塞特小姐的纤手在文件上游走，电话转接机前的那只猫咪默默窥视着，时不时发出点声

响，插头插进拔出，传来轻轻的“咔哒咔哒”。

我点上一支烟，把烟灰缸台座拉到椅子旁。一分钟又一分钟蹑手蹑脚走过去，还作势叫同伴不要出声。我打量了一番这地方。那样一家公司，你看不出个名堂。也许做着几百万的生意，后屋里也许就坐着警长，椅子斜靠在保险柜上。

半小时，或者说三四支烟过后，弗洛姆塞特小姐身后的门开了，两个男人笑着后退出来。第三个男人扶住门，大笑着捧场。他们热诚地交相握完手，那俩男人穿过办公室走了。第三个男人霎时收起笑容，仿佛打娘胎里出来就没笑过。这是大高个，一身灰套装，严肃得很。

“有人找我吗？”他颐指气使地问道。

弗洛姆塞特小姐柔声说：“有位马洛先生要见您。姆吉中尉那儿来的。是私事。”

“从没听说过他。”大个子厉声说。他拿了我的名片，看都不看我一眼，径直回了办公室。充气门掣“呸噫”一声，门关了。弗洛姆塞特小姐向我投来一丝甜美的苦笑，我报以色眯眯的一瞥。我又抽了支烟，消磨掉一些时间。我是越来越喜欢吉勒雷恩公司了。

十分钟后那扇门又开了，那大佬戴了帽子走出来，哼哧着说要去剪头发。他大摇大摆，健步踏过中式地毯，走到离门大约一半距离时，突然折回，来到我的位子跟前。

“你要见我？”他喝道。

他约摸六英尺二英寸，身板结实。石头般灰色的眼睛，泛着点点寒光。一身平整的大号灰法兰绒套装，配以石灰白细条纹，穿在身上格外优雅。看他的举止，此人难以相处。

我起身。“您是德雷斯·金斯利先生吗？”

“不然你说我是谁？”

我没接茬儿，递上另一张名片，印着职务的。他夹在爪子里，阴沉

着脸看了看。

“谁是姆吉？”他忿忿道。

“就是一个我的相识。”

“真不得了啊。”他说道，一边回头瞥了眼弗洛姆塞特小姐。她喜欢他这样。非常喜欢。“关于他，还有什么可透露的吗？”

“嗯，他们管他叫紫罗兰姆吉，”我说，“因为他总吃紫罗兰香味的小块润喉糖。他很魁梧，一头柔软的银发，可爱的小嘴儿生来就是亲小毛头的。最近一次见他时，他的打扮是整洁的蓝套装、宽头棕色皮鞋和灰色霍姆堡毡帽^①，他正用一支欧石南短烟斗抽鸦片。”

“我不喜欢你的做派。”金斯利的声音硬得你都能在上面敲开一只巴西果。

“不打紧，”我说，“没非要你喜欢。”

他往后一挺，仿佛我在他鼻子底下放了条死了一星期的鲭鱼。片刻之后，他背转身去，回过脸来说道：

“就给你三分钟。也真是天晓得。”

他火急火燎踩着地毯往回走，经过弗洛姆塞特小姐的桌子，猛拉开门，甩到我脸上。他这样，弗洛姆塞特小姐也喜欢，不过我觉得，这会儿她的眼底正藏着一抹狡黠的笑意呢。

2

那是一间不折不扣的独用办公室。狭长、昏暗、安静，开着冷气，窗户紧闭，灰色软百叶帘半合，挡住七月的刺眼日光。灰窗帘搭配灰地毯。墙角有只银黑两色的大保险箱和一排低矮的档案盒，极为协调。墙

① 一种帽边卷起帽顶有纵向凹形的软毡帽。

上是一个老者的大幅彩照，他尖尖的鹰钩鼻，蓄八字胡，穿硬翻领。衣领里挤出的喉结，看着比多数人的下巴颏还硬。照片下的金属板写着：马修·吉勒雷恩先生，1860—1934。

德雷斯·金斯利在市价八百块的大班台后面轻快地踱了几步，一屁股坐进一张高背皮椅里。他从镶铜的红木烟盒里取了支细雪茄，剪好后用胖墩墩的台式打火机点上。他从从容容。无所谓我的时间。点好火，他往后一靠，吐出一小口烟，开口道：

“我是个生意人。没工夫闲晃。看你的名片，你是个持照侦探。拿点证明出来吧。”

我掏出皮夹，递给他几样证明。他看了看，把东西扔过桌面。装着执照复印件的假象牙套掉在了地上。他也懒得道歉。

“我不认识姆吉，”他说，“我认识彼得森警长。我要找个可靠的人来办一件事。大概你就是那个人。”

“姆吉就在警长辖区下的好莱坞分局里，”我说，“你可以查的。”

“不必了。我想你靠得住，不过别跟我耍滑头。记住，我雇用谁，谁就是我的人。他要完全按我说的做，口风还得紧。不然立马滚蛋。清楚了吗？但愿我没有太难伺候。”

“何必现在就把话说死呢？”我说。

他皱皱眉头。他厉声问道：“怎么收费？”

“一天二十五，额外费用另算。汽油钱嘛，一公里八分。”

“荒唐，”他说，“太贵了。一天十五，一口价。够多了。油费我按里程给，讲道理，照规矩办。但不准乱兜风。”

我吐出一小团灰色烟雾，用手扇了扇。我不说话。看我不说话，他好像有点吃惊。

他从桌上靠过来，用雪茄指着我。“我还没雇你呢，”他说，“但要是我用你了，这活儿就得绝对保密。不能跟你的警察朋友谈起。听明白

了吗？”

“您究竟要办什么事，金斯利先生？”

“计较什么？你各种侦探工作都做，不是吗？”

“不是都做。只接光明磊落的。”

他逼视着我，目不转睛，嘴巴紧闭。灰眼睛里的神色难以捉摸。

“比方说我不接离婚的生意，”我说，“对于生客，我要收取一百块订金。”

“好，好，”他说道，声音突然柔和起来，“好，好。”

“至于你是不是太难伺候，”我说，“刚开始，大部分客户不是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就是大吼大叫要让我知道谁才是老板。但到头来，他们通常都很通情达理——如果人还活着的话。”

“好，好，”他重复道，声音依旧柔和，继续盯着我，“很多客户都会没命吗？”

“知道怎么做人就不会。”

“来支雪茄吧。”他说。

我接过雪茄，放进口袋。

“我要你找到我妻子，”他说，“她失踪一个月了。”

“好，”我说，“我会找到你妻子的。”

他双手轻拍桌面。他死死盯着我。“相信你会的。”他说。说完他咧嘴笑了。“四年来，还没人敢跟我这么说话。”他说道。

我没作声。

“管他妈的呢，”他说，“不赖。相当不赖。”他用一只手掌捋了捋浓密的深色头发。“她跑了一整个月了，”他说，“从我们山上的木屋走的。靠近狮角。你知道狮角吗？”

我说我知道狮角。

“我们那地方离村庄三英里，”他说，“有一部分在一条私人道路上

方。盖在一个私人湖上。叫小鹿湖。为了改善环境，我们仨建了个水坝。那块地是我与另外两人共有的。很大，但没开发，当然短期内也不会开发了。我的朋友都有木屋，我也有一间，一个叫比尔·切斯的人和他老婆免费住另一间，照看那地儿。他是个残疾退伍军人，拿抚恤金。那边的情况就是这样。我妻子是五月中旬过去的，下来过两次度周末，按理说六月十二日该来参加聚会，可就此失踪了。我再也没见过她。”

“之后你做了些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没有。啥也没做。我甚至没去那儿。”他等着，想叫我问为什么。

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

他把椅子往后推，打开一个上了锁的抽屉。他拿出一张折好的纸，递过来。我展开一看，是份电报。六月十四日上午九点十九分，从埃尔帕索发出。收件人德雷斯·金斯利，地址比弗利山庄卡尔森大道965号，内容是：

“正去墨西哥办离婚^①，会与克里斯结婚，祝好运再见 克利斯特尔”

我把电报放在我这一边的桌上，他忙递来一张极为清晰的大幅快照，高光纸上是一男一女坐在海滨沙滩，头顶遮阳伞。男的穿条泳裤，女的则是一罩奔放的白色鲨鱼皮呢浴袍。她是个苗条的金发妞，年轻、匀称，面带微笑。男的是个壮硕的黑皮肤帅小伙，漂亮的肩膀和双腿，乌亮的头发，洁白的牙齿。六英尺高，一看就专干拆散别人家庭的事。手臂紧拥你入怀，一脸聪明相。他手握一副墨镜，对镜头露出老练自如的笑容。

“那便是克利斯特尔，”金斯利说道，“那个是克里斯·莱弗瑞。这对狗男女尽可以一块儿苟且，一块儿见鬼去吧！”

我把照片放在电报上。“行，出了什么岔子呢？”

① 因为方便、快捷、便宜，当时许多美国人去墨西哥办理离婚手续。

“那边没有电话，”他说，“她要下山来办的也不是什么要紧事。所以我接到电报后并没怎么上心。这电报只不过稍微让我有点惊讶。克利斯特尔跟我多年前就完蛋了。她过她的，我过我的。她自己有钱，还不少。大概两万块一年吧，她家族控股的公司得克萨斯出租油田，挺肥的。她外面耍得起劲，我知道莱弗瑞只是姘头之一。她真会嫁给他，这我有点想不到，因为那家伙专爱搞女人。不过到那时为止，并没啥不对劲的地方，明白吗？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太平了两礼拜。然后圣贝纳迪诺的普里斯科特酒店联系我，说他们车库里有辆登记在我住址上的克利斯特尔·格蕾丝·金斯利名下的‘帕卡德快马’无人认领，该怎么办。我叫他们先保管着，寄了张支票去。那也没啥大不了。我估摸他们离了州还没回来，如果真是开车走的，坐的是莱弗瑞的车呗。可前天，我在这边街角的运动家俱乐部门口碰到莱弗瑞了。他说他不知道克利斯特尔去了哪里。”

金斯利扫我一眼，伸手拿了酒瓶和立在桌上的两个彩色杯子。他倒了两杯酒，推过来一杯。他举着酒杯，背着光，缓缓说道：“莱弗瑞说他没跟她一块儿走，已经两个月没见到她了，其间没有跟她有过任何形式的联系。”

我说：“你信他？”

他点点头，皱着眉，喝完酒把杯子推到一旁。我尝了尝我那份。是苏格兰威士忌。不是上等的苏格兰威士忌。

“要说我信他，”金斯利道，“——也许我信错了——那不是因为他这家伙很可信。根本不是。而是因为这狗娘养的实在不是块好料，他认为上完朋友老婆，到处吹嘘，光彩着呢。要是能当面捅我一刀，通知我我老婆跟他跑了，给我一记闷棍，我想他甭提会有多得意呢。我了解这些个种马，对这一匹更是熟透啦。他为我们跑过一段时间业务，总惹麻

烦。勾搭办公室员工，不消停。再说了，埃尔帕索来的电报明摆着呢，我都告诉他了，他又怎么会觉得撒谎值当呢？”

“你太太没准一脚把他蹬了呢，”我说，“伤害了他的卡萨诺瓦^①情结。”

金斯利脸色好看了一点，但很有限。他摇摇头。“我还是倾向于相信他，”他说，“你得证明我是错的。要你帮忙，部分是因为这个。不过还有非常烦人的另一方面原因。我在这儿有份好工作，但工作是不讲人情的。我承受不住丑闻。要是我老婆跟警方扯上千系，我就得赶紧走人。”

“警方？”

“我妻子除了别的消遣，”金斯利悒悒道，“还喜欢从百货商店里顺东西。我想这只是她喝得太狠之后的某种‘夸大妄想’，但事情就是发生了，我们还在经理办公室里狠狠吵过几架。目前为止，我还能阻止他们备案指控，可那样的事要是出在没人认得她的外地城市——”他抬起手掌，啪一声落在桌面上，“嗯，搞不好就得蹲牢房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她被采过手印吗？”

“她从未被逮捕过。”

“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大型百货公司有时候会压下扒窃的指控不上报，条件是你得给他们指纹。这能威慑业余扒手，还能在他们的安保协会建立一份偷窃狂的档案。指纹达到一定数目，他们就要跟你算总账了。”

“就我所知，没有那样的事。”他道。

“行，我想暂时我们基本可以抛开扒窃的角度了，”我说，“要是她被捕了，警方就会查她的底细。即便警察让她用‘简·多伊’^②登记姓名，他们也很可能联系到你。再说当她发现自己遇上了困难时，也会大喊大

① 贾科莫·卡萨诺瓦(1725—1789)，极富传奇色彩的意大利浪荡公子，常与唐璜相提并论。

② 诉讼程序中对不知姓名的女当事人假设的称呼。

叫救命。”我敲了敲那张蓝白两色的电报，“一个月前的了。要是这段时间里你担心的事确实发生了，现在案子也该结了。若是初犯，她挨一顿训，判个缓刑，就会放出来的。”

他又给自己满上一杯，缓解忧虑。“你让我好受些了。”他说。

“有太多其他的可能，”我说，“可能她就是跟莱弗瑞走的，后来掰了。可能她跟某个别的男人走了，电报是唬人的。可能她一个人走，或者跟个女人走。可能她喝断片儿了，被关在某家私人疗养院里接受治疗。可能她摊上了什么我们不知情的麻烦。可能她遭到了暴行。”

“老天，别那么说。”金斯利惊叫。

“为什么别？你不得不加以考虑。我对金斯利太太有了非常模糊的概念——她年轻、漂亮、鲁莽、放荡。她酗酒，几杯下肚就要做危险的事。她跟在男人屁股后面转，跟陌生人鬼混，到头来那可能是个骗子。说得对吗？”

他点点头，“一个字都不错。”

“她一般带多少钱？”

“她喜欢带足了。她有自已的银行和账户。拿到多少钱都可以。”

“有孩子吗？”

“没孩子。”

“你帮她理财吗？”

他摇头。“她就没理过财——只知道存支票、取钱然后花钱。她一个子儿都没用来投资过。我肯定没从她的钱里捞着一丝好处，如果你是那个意思的话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说道：“别以为我没试过。人心是肉长的，眼巴巴每年看着两万大洋白白打了水漂，换来的只有宿醉和克里斯·莱弗瑞之流的姘头，真的没劲透了。”

“你跟她的银行熟络吗？能不能拿到她过去几个月开支票的明细？”

“他们不肯告诉我。之前想到可能有人勒索她，我试着去要过一次。”

吃了闭门羹。”

“我们能拿到的，”我说，“没准非拿到不可。就是说我们得去趟失踪人口局。你不乐意去吧？”

“乐意去的话，我也不需要你来了。”他说。

我点点头，把物证归拢来放进口袋。“这事儿还可以从很多角度切入，我一时还看不出来，”我说，“不过首先，我会去跟莱弗瑞谈谈，然后跑一趟小鹿湖，查问查问。我需要莱弗瑞的地址。给你山上负责的人写个条子吧。”

他从桌上拿了张信笺，写好了递过来。上面写着：“亲爱的比尔：见信如晤。菲利普·马洛先生想参观地产。请带他去我的木屋，尽力协助。你的 德雷斯·金斯利。”

我折好纸条，塞进他趁我读的当儿开好地址的信封里。“那边的其他木屋怎么样？”我问。

“今年还没人上去过。一位在华盛顿的政府部门，另一位在莱文沃斯堡呢。他们的妻子跟在身边。”

“莱弗瑞的地址给我吧。”我说。

他看着我头顶上方的某处。“在贝城。我能找到那所房子，可地址忘了。弗洛姆塞特小姐可以给你的，我想。她无须知道你要地址干吗。她说不定会问起。你还要一百块，你说过。”

“不打紧的，”我说，“说要一百，不过是为了煞煞你的威风。”

他咧嘴一笑。我起身，停在桌子旁盯着他。片刻过后，我说：“你没有隐瞒什么，是吧——重要的全说了？”

他看看自己的拇指。“没有。毫无隐瞒。我很担心，我想知道她在哪里。担心得要命。如果有什么线索，随时打我电话，白天晚上都行。”

我说我会的，我们握了握手，我原路返回，走出阴凉的狭长办公室，门外，弗洛姆塞特小姐优雅地端坐桌前。

“金斯利先生说你能给我克里斯·莱弗瑞的地址。”说完我看着她
的脸。

她慢条斯理伸手拿了一本棕色皮面通讯录，翻页查找。开口时，她
的声音冰冷紧张。

“我们记的地址是贝城牵牛星街 623 号。电话是贝城 12523。莱弗
瑞先生已经离职一年多了。也许搬家了。”

我谢过她，继续朝大门走。在门口我回瞥了她一眼。她坐着，纹丝
不动，双手紧扣在桌上，茫然注视前方。她的面颊烧起两朵红晕。她的
眼神冷漠而忿懑。

这让我觉得，想到克里斯·莱弗瑞，她并不愉快。

3

牵牛星街位于一道深谷尽头的 V 字形边沿上。北边是海湾清凉湛
蓝的茫茫水域，漫及马利布市上方的岬角。南边，贝城的海滩小镇以海
滨公路之上的峭壁作底，铺展开来。

那是条短街，不过三四个街区，走到尽头，高耸的铁栅栏围着一座
大庄园。透过栅栏上的镀金尖铁，我能看到树和灌木，零星草坪，部分
蜿蜒的车道，但目光所及，不见屋宇。牵牛星街靠内陆一边的房子保养
得好，面积还很大，但靠峡谷一边的那少数稀稀拉拉的平房就无甚可观
了。铁栅栏前的半个短街区只有两栋房子，分立街道两旁，几乎是正对
着。小的那栋是 623 号。

我驱车驶过房子，沿街道尽头的半圆形砖石路掉了头，回来停在莱
弗瑞家旁边的空地上。他的房子傍坡向下而建，宛若爬藤攀附，前门比
路面稍低，屋顶上有露台，卧室在地下室，车库像是台球桌的底袋。一
株绯红色的九重葛靠着正面的墙窸窣作响，前门小径的扁平石块边缘布

满朝鲜苔藓。门窄窄的，装有栅栏，顶部是个桃尖拱。栅栏下方有个铁门环，我敲了敲。

没有动静。我揪揪门边的电铃，听得屋内不远处铃声在响，可还是没动静。我又在门环上下功夫。仍旧不行。我回身迈上小径，一路走到车库，使劲抬起库门，直到看见里面停着一辆白色胎壁轮胎的小汽车。我回到大门口。

一辆光鲜的凯迪拉克小跑车从路对面的车库里开了出来，倒车，调头，驶过莱弗瑞的房子，放慢速度，一个戴茶色眼镜的瘦子警惕地看着我，仿佛我无权待在那儿。我冷冷回瞪了他一眼，他这才自顾走了。

我再次迈下莱弗瑞家门前的小径，又敲了一阵门环。这次有了结果。门上的小窗打开了，透过栅栏出现在我眼前的还真是一位人物：眸子清亮，相貌堂堂。

“你可真吵死人了。”一个声音道。

“是莱弗瑞先生吗？”

他说他正是莱弗瑞，有何贵干。我往护栅里递进一张名片。一只大手接过名片。那对棕色的眼眸又泛起晶光，那个声音道：“很抱歉。今天不需要侦探。”

“我为德雷斯·金斯利工作。”

“你俩都去死吧。”说完他砰地关上了小窗。

我撑在门边的电铃上，得空的那只手抽出一支雪茄，刚在木门框上擦燃火柴，门猛然开了。一个穿着浴裤、沙滩拖鞋，裹着白色毛巾布浴袍的大个子向我走出来。

我从电铃上移开手指，冲他咧嘴一笑。“怎么着？”我问他，“怕了？”

“倒是再按铃啊，”他说，“看我不把你扔到街对面去。”

“别孩子气啦，”我对他说，“你心里很清楚，我要跟你谈谈，你也要跟我谈谈。”

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份蓝白相间的电报，举到他明亮的棕色眼睛前，他悻悻地读了，咬咬嘴唇，咆哮道：

“噢，看在上帝分上，那就进来吧。”

他撑开门，我往里走过他身旁，进入一间昏暗宜人的房间：样子颇昂贵的中式地毯，高背椅，几盏白色鼓形灯，角落里一大台凯普哈特留声机^①，一张又长又宽、夹杂深棕色条纹的浅褐色马海毛沙发床，带有铜罩的壁炉，炉架上方是白色木质装饰。罩子后面有火烧着，部分被一大枝熊果树花挡住了。那花黄了好几处，但依旧漂亮。托盘上放着一瓶翡特69^②和几只杯子，玻璃台面的矮脚胡桃木圆桌上则搁着一只铜冰桶。这房间直通屋后，尽头处是一个平拱门，通过它能看到三扇窄窗和向下的楼梯顶端的几英尺白色铁栏杆。

莱弗瑞甩上门，坐到沙发床上。他从锻银烟盒中取出一支烟，点上，烦躁地看着我。我在他对面坐下，打量了他一番。照片上展现出的好相貌，果然一点不打折扣。躯干非常棒，大腿也令人赞叹。他的眼珠是栗色的，眼白则是浅浅的灰白色。头发相当长，鬓角处带几分卷。棕色的皮肤，毫无松弛迹象。他确实有一副健美的身板，但在我看来也仅此而已。我能理解女人看了他是会尖叫的。

“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她在哪儿？”我说。“最终我们总会查出来的，如果你现在说了，我们也就不来烦你了。”

“要烦到我，一个私家侦探还差点儿。”他说。

“不，不差了。一个私家侦探能烦到任何人。他执着，而且习惯了受冷落。别人出钱，他出时间。这些时间与其花在别的事上，还不如用来烦你。”

“听着，”说着他凑过来，一边用香烟指着我，“我知道电报上说什

① Capehart 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最高级的留声机品牌之一。

② 一种苏格兰威士忌。